

巴黎的盛宴

Dan Franck *Bohèmes*

1900—1930 年间的

[法]达恩·弗兰克 著
王姝华 译

艺术巴黎

COCKTAILS
PORTO SANDEMAN
BREAKFAST
WELSH RAREBIT
SANDWICH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 西方文化大 / 众精品书系 •

巴黎的盛宴

Dan Franck *Bahèmes*

1900—1930 年间的

艺术巴黎

[法] 达恩·弗兰克 著
王姝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的盛宴:1900~1930年间的艺术巴黎/[法]弗兰克著;王姝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ISBN 7-300-06118-4

I.巴…

II.①弗…②王…

III.文化史—巴黎—1900~1930

IV.K565.4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772 号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巴黎的盛宴——1900—1930年间的艺术巴黎

[法]达恩·弗兰克 著

王姝华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75 插页 18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67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巴黎的盛宴》一书向读者描述了1900年至1930年间，来自世界各国的一大批艺术家在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巴黎的艺术创作与生活。他们集中居住在位于塞纳河两岸、面面对的两座山丘——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他们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重新创造着艺术和艺术语言。

作者以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和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将读者带回到过去的塞纳河两岸。他们推开“洗衣船”和“蜂箱屋”的绘画作坊，目睹了毕加索、阿波利奈尔、马蒂斯、苏丁、莫迪利阿尼等艺术大师充满灵感的创作。正是因为他们的天才想像和创新，才使得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一个个艺术流派相继诞生，在艺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作者

达恩·弗兰克，法国小说家、电影和电视剧作家。1953年出生，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毕业。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出版发行了《一位姑娘》、《离别》、《猫小姐》、《疯人墓地》、《分手》、《裸卧》、《夜行女》、《孩童》、《世纪之爱》等十多部作品。1980年，其作品《希腊的初一》荣获小说头等奖；1991年，《分手》又荣获勒诺多文学奖，该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十七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发表，而且被拍摄成电影。

关于译者

王姤华，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祁县。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留该校任教至今。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主要从事法语语言教学工作外，还擅长口、笔译工作。主要翻译作品有：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大家族》、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的1993—1994年版的《法国环境法典》、《外国环境法选编》中的《法国环境法》（1998年版）、北京奥组委赠送给国际奥委会成员的礼品《奥运汉语》、中法文化年项目《西洋美术大辞典》（部分）（2005年初出版）。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第二辑）

出版统筹 呼延华

1. 爱默生演讲录 [美] 爱默生 著
孙宜学 译
2. 王尔德狱中记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孙宜学 译
3. 厨师的十日谈 [英] W.G. 沃特斯夫人 著
秦于淳 李新尧 译
4. 奥兹国的巫师 [美] L·弗兰克·鲍姆 著
孙雪晶 译
5. 威尼斯逸事 [奥] 格哈德·特青厄尔 著
张荣昌 译
6. 毕加索的战争 [美] 拉塞尔·马丁 著
林立 等 译
7. 诺阿·诺阿——芳香的土地 [法] 保罗·高更 著
郭安定 译
8. 巴黎的盛宴——1900—1930年间的艺术巴黎 [法] 达恩·弗兰克 著
王姝华 译
9. 世界犹太人史 [以] 厄利·巴尔纳维 主编
刘精忠 等 译
10.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美] 海明威 著
澜工 译

出版题记

为什么是巴黎？

20世纪在我们的铭怀中渐行渐远，毕加索、马蒂斯、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像璀璨的星辰在人类的精神宇宙中永远定格，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则成为艺术史上永不止歇、不可或缺的音符。这被定格的历史发生在1900—1930年间的巴黎。

为什么是巴黎？

巴黎是卢浮宫，是凯旋门，是埃菲尔铁塔，是香榭丽舍大街，这没错；但深迷巴黎的人，从“花神”咖啡馆，从索邦大学，从大街上或小巷里静静俯视人群的建筑和雕塑中，甚或从塞纳河两岸晃动而摇曳的历史中，都能察觉到另一种神秘的巴黎。巴黎，给予人类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想像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波德莱尔说巴黎是忧郁的情人，海明威说“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在20世纪初的30年间，作为现代派艺术运动风起云涌的现场的巴黎，是风流才子们展示思想、创造激情、奏响生命乐章的“世界艺术之都”。

是天才的作家达恩·弗兰克，是他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初这段承载着艺术史辉煌时期的巴黎。有评论说，在这本《巴黎的盛宴》里，艺术的崇高与肉体的卑微，灵魂的圣洁与行为的放荡，痛苦与狂喜，追求与渴望，奋斗的艰辛与人性的黑暗……重重交织，显现着艺术家们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痛楚与渴望、狂喜与悲伤。这让我们深深领略到艺术家们的思想、性情和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巴黎的精神。

作者弗兰克说：瞧！这群伟大的疯子！我说：瞧！这座伟大的城市！瞧！这本精彩的著作！

呼延华 记于朗朗书房

2005年1月

一群“伟大的疯子”

——读《巴黎的盛宴》

胡榴明

读《巴黎的盛宴》，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地要笑，写得真是太有趣了，法国当代作家达恩·弗兰克的文字闲适而随意、幽默而风趣，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写出了这部纪实性长篇人物传记体随笔，一种最典型的“轻阅读”读本，但是其中思想立意之深及艺术品位之高，只有读过之后、思索了之后才有可能细细地领悟出来。聪明的作者将深刻的见解与诙谐的文字融得不露声色，漂亮的文笔足以令包括我在内好多以写作为生的人自叹不如。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文学艺术已经稳固了好多个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了一个亟待变革出新的时期——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工业时代的兴起，然后是科学领域的机械电气技术的发展，接下来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以尼采为先驱的哲学革命。于是，一场全方位波及文学和艺术的伟大的世界变革开始了，一批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诞生了，一大批20世纪最伟大的文人和艺术家诞生了，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的地点，演绎了一幕流传千古的悲喜交集的历史剧，这就是我们书中涉及的人物和故事。

20世纪之初的法国巴黎，一群艺术家、一群“伟大的疯子”刚刚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欧洲最美丽最浪漫的城市，他们之中包括画家、雕塑家、作家、诗人、舞蹈家——他们两手空空、穷困潦倒、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惟一的财富就是他们天生的才气。在塞纳河右岸的蒙马特尔和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在巴黎最下层的贫民区，在“洗衣船”和“蜂箱屋”那种最简陋最贫寒的木板出租屋内，他们开始了最初的艺术追求。他们是伟人也是凡人，是艺术家也可以同时是无业游民、小偷、酒鬼、侠客、义士、骗子、绅士、战斗英雄或者逃避兵役的胆小鬼，他们怪异的服装、怪诞

的举止、怪僻的性格、酗酒、嫖妓、群殴、吸毒，甚至于偷盗；他们散漫无羁、放浪形骸，和平时期出卖才华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战争时期为着理想可以献出生命。

书中采用传记实录的写作手法，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巴黎当年的名人逸事，“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描写了这一群艺术家及作家诗人和他们的模特儿、他们的情妇，和画商、出版商、新闻业主、酒店老板、旅馆老板、书店老板、画廊老板、警察等等平凡小人物，共同构织的一段辛酸的、浪漫的、坎坷的经历。

就在这一群“天才的疯子”被世人接纳的前夕，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贯彻着他们的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对于当时已形成体系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虚伪的道德观念及阶层等级观念，他们深恶痛绝。于是，他们以自己特有的不合常规、不合礼仪的思想行为及艺术手段加以全面的、彻底的反击。他们是 19 世纪末传统思想文化的掘墓者，20 世纪初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呐喊者和开创人。尽管他们有着和平常人一样的弱点、缺点和过失，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无人能及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诋毁的——这就是本书的精髓，也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之中，理智的庸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和“天才的疯子”相比，他们只是大树底下一群庸庸碌碌的蝼蚁。

无论是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也好，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也好，以特里斯坦·查拉为首的达达主义文学社也好，以安德烈·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体系也好，巴黎——世界文化艺术的中心，他们实现理想和梦想的原生地，是土壤、阳光、空气和水——一个疯狂的时代，一群疯狂的天才，疯狂天才的天堂。放荡的巴黎、美丽的巴黎、永恒的巴黎，之所以让我们回首流连，因为书中的那一切都消逝不再，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一代天才已经作古，尽管巴黎依旧，已是历史的陈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更新变革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又一个崭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剩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品尝前人的果实，生活在上一辈人建造的瑰丽的艺术之宫，我们再也没有发展，再也不可能有发展，创造之思的花朵枯萎了，我们感到悲哀，因为那一个疯狂的时间和空间不再，疯狂的天才不再，合上书页，我们只能叹息。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达恩·弗兰克是法国当代作家,已经发表了《希腊的初一》、《离别》、《疯人墓地》、《裸卧》、《巴罗上前线》,以及与朋友让·沃特兰合著的系列丛书《博罗历险记——摄影报道》等十五六部著作。他的小说《分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28个国家出版发行,并于1991年获得勒诺多文学奖(Le prix Renaudot)。^①

《巴黎的盛宴》一书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阅读大量档案资料、收集了丰富的素材之后,又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撰写而成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巴黎的盛宴》,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巴黎的盛宴》。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巴黎的盛宴》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和灵活的描述,将“巴黎是世界艺术中心”的那个时代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阅读此书,可以比较详

^① 勒诺多(Renaudot)是17世纪的法国医生兼记者,终生为穷人的利益奔走呼号。他于1631年创办了法国的第一份周报《La Gazette》。1635年担任法国文学杂志《法国信使》的领导。1925年,法国的一个文学评论团体创立了勒诺多文学奖,从1926年起,每年秋天颁奖。

细地了解毕加索、海明威、阿波利奈尔、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马克斯·雅各布、帕森、马雅可夫斯基和佳吉列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生活的各个侧面。

艺术家们不同于普通人之处在于他们有艺术灵感，日常生活中的零星火星便可能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无穷动力与灵气。创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需求，无论富有或者贫穷，创作的意志都坚定不移、始终不渝。这些诗人、画家、小说家、雕塑家、音乐家敢于打破长期形成的清规戒律，跳出原有的条条框框，勇于大胆想像和创新。正因为他们具有如此优秀的品格，才能创造出 20 世纪初世界艺术的时代语言：野兽主义^①、立体主义^②、达达主义^③ 和超现实主义^④、无政府主义^⑤。

然而，艺术家并非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且他们特别推崇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与生活自由。于是伴随着他们吟诗作画的艺术创作生涯，就出现了一些放荡不羁如同痞子似的生活方式：佩戴用纸或树皮制作的领带、将短裤套在上身当衬衣，穿着满大街游荡；用金表换一些破烂拖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大街上随意鸣枪开道，在餐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

艺术家的性格和人品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华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场到郊外，甚至临时决定开车到海滨，毫无计划地虚度终日；有的喜欢独处，同他人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他们之间也常发生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嫉妒仇恨和无可奈何之事……

① 法国现代画派之一。

② 法国画坛的现代艺术流派，代表画家有毕加索和勃拉克等。

③ 西方文艺流派，“达达”原为法文中幼儿语言的“马”，取之作为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无意义”、“无所谓”。

④ 西方文艺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在瑞士出现达达主义，继而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

⑤ 否定一切国家政权的小资产阶级思潮，19 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

该书还十分突出而强烈地反映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法国乃至欧美等西方国家中，妇女的地位仍然十分卑微，哪怕她们有创作能力，也有创作成果，但她们永远处于从属的、被歧视被凌辱的地位，永远是社会的配角，是供人利用的工具，是男人的附属品。

《巴黎的盛宴》是一幅鲜活的、多姿多彩的群星图。由于它的素材全部来源于历史资料，而不是小说的虚构与臆造，因而对我们了解现代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创造了现代艺术的艺术家们的思想理念以及他们的创作与生活，对了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一定大有裨益。

王姝华

作者序言

无艺术的社会是盲目无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把自己封闭禁锢在简单化了的清规戒律之中,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专制主义者一旦登台执政,他们便立即在文化艺术界大开查禁、封杀与焚书坑儒运动之门。他们以此方式达到扼杀不同意见、麻痹人们思想的目的,使百姓忘记历史,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以便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然而,这样的社会恰恰是产生新艺术和造就艺术家的沃土。

在此使用“艺术家”一词,与其说是定义,还不如说是对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的称谓。这一称谓引发了不少不满与议论。艺术愈崇高伟大、愈淳朴美好,艺术家就愈渺小、愈遭人鄙视,甚至被唾弃。人们往往只关注事物的形式而忽略其实质,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毕加索的蓝色工作服、弗拉芒克的木制领带、勃拉克的帽子到超现实主义者的打架斗殴和寻衅滋事,一些幼稚的人以及许多心怀敌意的人以偏概全,将化装用品当做艺术作品,将斗殴者当做地痞流氓,而忘记(实质纯属无知)所有上述行为只是一个人的外表,决不能代表他的思想本质,更不能代表他的创作成果。

在“机灵兔”^①一带活动的画家们同在“丁香园”^②一带活动的诗人们,也时不时地穿着一些奇装异服,组织一些稀奇古怪的活动,有时还在大庭广众之中开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资产阶级挑衅。其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从不喜欢他们,甚至始终歧视和侮辱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固守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思想观念,而那些诗人与画家却

① Lapin Agile,巴黎艺术家们活动的一个场所。——译注

② Closerie de Lilas:位于巴黎市蒙巴那斯区的一个酒馆。——译注

信奉无政府主义,在晚些时候他们还信奉共产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属于两个完全无法调和的阵营。

然而,必须懂得,艺术家们除了他们的服饰和日常行为之外,还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们生活的核心是艺术创作。毕加索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戴,阿尔弗雷德·雅里可以随意摆弄他的手枪而且从未放弃过,布勒东和阿拉贡动辄就对藐视他们的人挥动拳头大打出手,但他们的恶作剧与他们一生创作的功绩相比实属微不足道。现代艺术正是诞生于这些卓越的好事之徒之手。从 1900 年至 1930 年期间,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艺术创作生活,也参与和从事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参加了政治党派。尽管他们为时代创造了它独特的语言——艺术语言,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诽谤与攻击,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嫉妒,甚至憎恨。

《于布王》、《春之祭》、《野兽笼》等自称为立体主义者的绘画作品,以及马蒂斯在 1906 年的独立派画展上展出的《生之喜悦》在公众中引起的公愤,已经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先锋派在社会上遭受到何等强烈的抵制和反抗。斯特拉文斯基虽然受到了百般凌辱,但还是坦然地接受现实。他认为不应该要求公众对艺术家表现出宽容,而应该要求艺术家们尽量去了解为什么公众会攻击他们。因为如果在他本人的音乐作品创作出来的前一年他自己听到这些作品的话,也许会耸耸肩膀,表示不敢恭维。

凡是先锋派,都要引起人们的不满,但社会最终总会理解他们、接受他们。新的思想艺术潮流总会代替前人的创作,使人们忘记前几代人的鲁莽行为。后浪总在推动前浪,一浪比一浪高,历史正是如此推动着艺术创作的发展和进步:在绘画领域,印象派出现时也曾激起公众的极大愤怒,引起了各界的批评。当新印象派出现之后,公众便逐渐淡忘了印象派,转而批评新印象派,但远没有在令人恐怖的野兽派出现时表现得那么强烈。畸形得如同魔鬼一般的立体主义,又驱散了人们对野兽派的公愤。在诗歌方面,巴那斯派^①取代了浪漫派,而象征派又驱逐了巴那斯派。在音乐界,巴赫一直代表着 17 世纪至 18 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的

^① Parnassiens 是 1866 年出现的、以希腊东北的 Parnasse(帕纳索斯)山命名的一个反浪漫派的文学运动。——译注

巴洛克艺术风格,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创作了交响乐,柏辽兹的交响乐则比十二音体系更加和谐、更加优美动听。

在20世纪初,法国成了世界先锋派的首都。但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一带活动的先锋派中间就存在着两个派别:苏波、郁特里罗^①、苏珊·瓦拉东、于特和其他一些还从未迸发出火花的艺术家为一派,他们仍然延续着图鲁兹-劳特累克^②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一些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他们住在蒙马特尔的“洗衣船”。前者是为创作而创作,而后者创作的目的是探索新艺术。他们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经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吮吸了不同土地营养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能够自由地从事绘画和诗歌创作,是为了摆脱过于繁杂、沉闷、僵硬呆板的清规戒律,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创作。他们当中主要有:西班牙人格里斯和毕加索,荷兰人凡·东根,意大利—波兰人阿波利奈尔,瑞士人桑德拉斯,法国人勃拉克、弗拉芒克、德朗和马克斯·雅各布。

在塞纳河左岸蒙巴那斯一带活动的先锋派艺术家们也同样在充实与丰富着世界的艺术宝库。他们当中主要有: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墨西哥人迭戈·里维拉,斯堪的纳维亚人克罗格,俄罗斯人苏丁、夏加尔、扎德基恩、佳吉列夫和法国人莱歇、马蒂斯、德劳内。20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作家和瑞典人,另外一些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人也来到巴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街道上活动的这些艺术家从此不再是三五个或十来个,而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他们中间有画家、诗人、雕塑家和音乐家,也有资助文化艺术的富人;有模特儿和出版商,有百万富翁,也有身无分文的穷苦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带来了世界各国古典或现代的文化和艺术。于是,巴黎一举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之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毕加索已经发财,但他的大多数同伴仍然生活在难以想像的贫困之中。而1918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购买了布加蒂牌汽车和私人公馆,绘画启蒙时代结束。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① Maurice Utrillo(1883—1955),法国画家,苏珊·瓦拉东的儿子。

^② 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石印画家、广告画设计师。

在停战前两天去世,先锋派时代就此终止。莫迪利阿尼 1920 年离去,艺术家们的流浪生活也宣告结束。保加利亚人朱勒·帕森 1930 年 6 月 1 日的去世,永久性地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彻底地关闭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时代的大门。

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之所以选择了在巴黎生活,是因为巴黎是一座慷慨大度,随时都以兄弟般的热忱欢迎来自四面八方客人的城市,它永远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宾客们奉送上一片自由的天地。如今,毕加索、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桑德拉斯和苏丁们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遭驱赶远离了塞纳河,理由是毕加索吸毒、阿波利奈尔窝藏珍贵文物、莫迪利阿尼在公共场所闹事、桑德拉斯盗窃、苏丁穷困潦倒和到处乞讨。

人们可以罗列更多的理由谴责他们,但是这一切只能证明无论是过去的或是当今的艺术家们总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始终无法成为社会的中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从而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只好流亡他国。

谈论昨天的文学艺术家,目的是为了爱护当今的文学艺术家。回忆可以起反射作用,从前的影子也可以帮助我们检查今天的现实。跨越了几十年之后,当今的文学艺术家仍然是他们前人的兄弟。

创作是艺术家们一生的首要需求。莫迪利阿尼、苏丁和毕加索将他们的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艺术事业,他们批评凡·东根及其他一些人追随上流社会。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这些同伴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损害了艺术家的形象,成了单纯的工匠和绘画的手艺人。手艺人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一天,皮埃尔·苏朗热^①向我点明了二者的根本区别。他说:“艺术家从事的是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

真是一针见血。

艺术家单独工作,不雇用任何人,没有职业。他们无论创作绘画或

^① Pierre Soulages, 出生于 1919 年,法国当代画家。1946 年之后的主要绘画作品为抽象画。——译注

者诗词均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灵感问题,没有固定的手段。如果一个人缺乏思想,没有想像力,头脑的思维出现故障,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拯救他,任何人用任何东西均不能替代他。因此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如同创作它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一样。任何人创作出来的女像柱都无法同莫迪利阿尼创作的女像柱相比。罗伯特·德斯诺斯买到了毕加索的木炭画,却以勃拉克作品的名义出售,那是因为这幅画是他们二人在创作综合立体主义画的伟大时期共同创作的作品。

他们二人同时都在从事研究与探索。未知和疑惑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最新创作,因为新的艺术永远在等待着他们去发掘。他们的探索没有任何依靠,永不参考前人的创作成果。成功与新颖只是暂时现象。每次都必须从零开始,这个零就是一个无底深渊,艺术家永远在探索深渊中生活着,一旦深渊到了尽头,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新作即将诞生。

《巴黎的盛宴》一书讲述的艺术家们诞生于位于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洗衣船”的画室内,成长于蜂窝街和蒙巴那斯的大街上。该书的写作过程与我1998年发表的小说《裸卧》相互交错,它是对小说《裸卧》中的空白、缺陷和未能揭穿的神秘之处的补充。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同时写着这两本书。写一本感觉累了就暂时搁下,换写另外一本。因而一直无法将它们完全区别,也无法将它们彻底分开。它们是一对双胞胎,其区别仅仅在于: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传闻逸事。如果不写《巴黎的盛宴》,就根本不可能写成《裸卧》;没有《裸卧》,也就不可能有《巴黎的盛宴》。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些艺术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创造了现代艺术。多年来,我一直留意收集有关素材。我手头的资料之多,他们故事之丰富多彩,在一本书中不可能容纳得下,也无法全部献给读者。他们是一些顽强的、十分了不起的伙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他们了解愈深,我的心情就愈加激动不已。

我是首先动笔撰写《裸卧》的。第一稿轻而易举地脱稿,真可谓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然而,我发现其中的真实多于虚构。面对有关“洗衣

船”和瓦万街人物的资料,我虚构不出其他人物。他们的生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小说。

于是我重新开始。我决定撤去能够使我向城堡进攻的所有扶梯,并将它们转移到别处。我着手同时写两本书。

《裸卧》不借助于时代见证人的资料,而是主要通过虚构,重点描写在那个时代的画室、酒吧和妓院里通常发生的事情。而《巴黎的盛宴》充分采用见证人的记叙和回忆,以讲述者的口吻叙述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文学艺术家们的真实生活与创作。

我不是研究艺术史的专家,而是作家。作家有自己的语言。本书应用的正是我自己的语言,即运用生活在世纪转折时期的真人、真事、真实地点和真实作品的资料创作另一种小说,让世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时代。

达恩·弗兰克